

四庫全書

中
華
古
書



卷
三

中华古书

李志敏 主编

四库全书

子部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老子

一 章

【原文】

道，可道，非常道；名，可名，非常名。无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万物之母。故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徼。此两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

【译文】

道之可以讲说的，就不是永远存在的道，如儒家所谓“道”便是，而我所谓的“道”，是不可以讲说的，是永远存在的“常道”。名之可以根据实物的内容而予以名的，就不是永远存在的名，如儒家所谓“仁义”之名便是，而我所谓道这个名，是不可根据实物内容而予以名的，是永远存在的“常名”。道无形体，产生了天地，是天地的原始，所以我用“无”字做为天地原始的名称。天地有形体，产生了万物，是万物的母体，所以我用“有”字做为万物母体的名称。道是永远无形体的“常无”。所以我要用这个“常无”，来观察天地原始的奥妙，就知道天地的来源了。天地是永远有形体的“常有”，我要用这个“常有”，来观察万物母体的边涯，就知道万物的来源了。常无与常有，两者同出于道；而名称不同，同叫做玄妙，玄妙而又玄妙，就是万物中一切玄妙之理所从出的门户。要之，万物的玄妙出于天地，天地的玄妙出于道。

二 章

【原文】

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万物作而弗始，生而弗有，为而弗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

【译文】

天下人都知道美是美，就有丑与美对立；都知道善是善，就有不善与善对立。其他事物也都是矛盾对立的。有和无是对立相生的，难和易是对立相成的，长和短是对立相形容的，高和下是对立相倾轧的，音声的大小、长短、高低、清浊是对立相配和的，前和后是对立相随从的。所以圣人治国，知道有为则有所不为，因而用无为的政策；知道有教则有所不教，因而行不言的教育。不多言，“多言多败”。万物各有活动，而圣人不治；万物各自生长，而圣人不占为己有；万物各有所为，而圣人不掌握；事功告成，而圣人不以有功自居，正是他不以有功自居，所以人们就归功于他。

三 章

【原文】

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是以圣人之

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常使民无知无欲，使夫知者不敢为也。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

【译文】

国君尊重有才智的贤人，则人民就会追求知识，利用才智去争权夺利。所以说：“不尊重贤人，使人民不争夺。”国君重视难得的财物，则加重剥削人民，百计追求，人民没法生活，只好偷窃。所以说：“不重难得的财物，使人民不偷窃。”国君宣扬争夺可欲的物品，必将使人民的欲望提高，以至犯上作乱，所以说：“不宜扬可欲的物品，使民心不乱。”所以圣人的治国，要使人民的心里空虚，肚里充实，意志薄弱，筋骨坚强；经常使他们没有知识，没有欲望；使一些有才智的人也不敢干错事。要执行这种无为的政治，就没有不治的了。”

四 章

【原文】

道冲，而用之或不盈。渊兮，似万物之宗。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。湛兮，似或存。吾不知谁子，象帝之先。

【译文】

道是虚无而没有形体的，但宇宙万类都在用它，而它或者不会穷尽。它是深奥而不易理解的，似乎是万物的始祖。它是虚无的，但又似乎是有它存在的。我不知道它是谁的儿子，好像是上帝的祖先，是它产生了上帝。

五 章

【原文】
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天地之间，其犹橐籥乎！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

【译文】

天地不要儒家所谓“仁”，故把万物看做草狗。道家的圣人也不要儒家所谓“仁”，故把百姓看做草狗。天地之间，就像个风箱。是空虚的，然而没有穷尽，一动，风云雷电雨雪就出来了；越动，出来的就越多。人多说话，就多碰壁，不如效法天地，保持内心的谦虚。

六 章

【原文】

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【译文】

道这个生养天地万物的神物，是永恒存在而不死的，就叫做形而上的、微妙难知的母体。这个形而上的、微妙难知的母体的门户，就叫做天地的根源。它渺渺茫茫，好像是存在的，宇宙万类都在用它。但是，它是永不穷尽的。

七 章

【原文】

天长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是以圣人后其身，而身先；外其身，而身存。非以其无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【译文】

天地是永久存在的。天地所以永久存在，是因为它生养万物而不自私以养自己，所以能够长久。因此，圣人遇到利益，把自身摆在后面，而结果自身却能占先；遇到危难，把自身置于度外，而结果自身却能安存。因为他无私，所以能成其私。

八 章

【原文】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夫唯不争，故无尤。

【译文】

上等善人像水一样。水善于利万物而不争，处在众人所憎恶的卑洼地方，所以近似大道。上等善人善于选择地位居住，心胸善于像深不可测的渊，施予常与善人。另解：施予人善于像大公无私的天。说话善于有信，政令善于治国，干事善于利用才能，动作善于抓住时机。正因为他不争，所以没有过失。

九 章

【原文】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

【译文】

积蓄财物，使它盈满，不如罢休。捶炼金属，使它尖锐，不可长保。金玉满堂，都不能守住。富贵而骄傲，是自己招灾。功业已成，身子退下，是自然的规律。

十 章

【原文】

载营魄抱一，能无离乎？专气致柔，能如婴儿乎？涤除玄览，能无疵乎？爱民治国，能无为乎？天门开阖，能为雌乎？明白四达，能无知乎？生之，畜之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

【译文】

有道之士应该自问，关于坚守灵魂、抱持大道这两件事，我能不离开吗？集中精气，行为柔弱，在这两点上我能和婴儿一样吗？洗刷内心的玄妙的镜子，能够使它没有一点尘垢吗？爱人民，治国家，能够无所作为吗？目耳口鼻这几个自然门户，一开一闭在动作着，或养生，或处事，能够退让不争，做个雌性吗？本来是明白四达，所知很多，能够虚心地自以为无知吗？具有以上几点品格的道家圣人，能够生万物，养万物。万物生了而圣人不据为己有，万物活动，而圣人不掌握，万物长了，而圣人不做主宰，这叫做玄妙的德行。

十一章

【原文】

三十辐，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埴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。凿户牖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

【译文】

三十根辐条凑集为一个毂，还需要很多零件才凑集成车，可是，在那车箱的空处才有车的功用。人用泥土制成陶器，在那器的空处，才有器的功用。人凿窑洞，开门窗，制成房屋。在那房屋的空处，才有屋的功用。所以器物有实体，就成为它的条件，器物的空处，才成为它的功用。

十二章

【原文】

五色，令人目盲；五音，令人耳聋；五味，令人口爽；驰骋畋猎，令人心发狂；难得之货，令人行妨。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【译文】

五色，使人眼瞎；五音，使人耳聋；五味，使人口伤。跑马打猎，使人神志疯狂。难得的宝物使人品行变坏。因此，圣人要求吃饱肚子，用外物来保养自己；不谋求快活眼睛，叫外物役使自己。这是用目代表耳、口、心、行等。所以抛掉那些有害于身心品德的东

子

部

老

子

西,取得有利于身心品德的东西。

十三章

【原文】

宠辱若惊,贵大患若身。何谓宠辱若惊?宠为上,得之若惊,失之若惊,是谓宠辱若惊。何谓贵大患若身?吾所以有大患者,为吾有身。及吾无身,吾有何患?故贵以身为天下,若可寄天下;爱以身为天下,若可托天下。

【译文】

宠和辱,都是人的惊恐。留下大的灾患,总是人的自身。怎样叫做宠和辱都是人的惊恐呢?宠是上等,辱是下等。人们得宠得辱,总是惊恐,先宠失辱,总是惊恐。这就叫做宠和辱都是人的惊恐。怎样叫做留下大的灾患,总是人的自身呢?我所以留下大的灾患,是因为我只顾自身,如果我不顾自身,我会有什么灾患?因此,人能重视用尽自身的力量以为天下人,才可以把天下交付他;喜欢用尽自身的力量以为天下人,才可以把天下委托他。

十四章

【原文】

视之不见,名曰夷;听之不闻,名曰希;搏之不得,名曰微。此三者,不可致诘,故混而为一。其上不皎,其不下昧,绳绳兮不可名,复归于无物。是谓无状之状,无物之象,是谓惚恍。迎之不见其首,随之不见其后。执古之道,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,是谓道纪。

【译文】

一种东西,眼看不见叫做“夷”,耳听不到叫做“希”,手摸不着叫做“微”。这三种情况,不可推问追究,本来是混而为一的。这个一就是道。在有道以前什么样,没有人能明白;有道以后,就有了天地,逐渐明白,而不暗昧了。道永远运动不息,不可给它个名称,仍然归结为没有物体。这叫做没有形状的形状,没有物体的形象。这叫做惚惚恍恍。人们按照它的运行规律,迎接在前,却看不见它的头面;追随在后,却看不见它的脊背。但只要掌握住这个自古相传的道,运用它的规律,就可以指挥现在所有的一切事物,因而知道古代原始情况,这就叫做道的纲要。

十五章

【原文】

古之善为士者,微妙玄通,深不可识。夫唯不可识,故强为之容:豫兮,若冬涉川;犹兮,若畏四邻;俨兮,其若客;涣兮,若冰之将释;敦兮,其若朴;旷兮,其若谷;混兮,其若浊;孰能浊以静之徐清?孰能安以动之徐生?保此道者,不欲盈。夫唯不盈,故能蔽而新

成。

【译文】

古代深通道家学术的人，是精微玄妙，深远不可认识的。正因为他不可认识，所以勉强表达他的形象：他行动犹豫顾虑啊，像在冬天解衣渡河。他疑畏戒惧啊，像怕凶恶的邻人。他对人庄严恭敬啊，像个客人。他顺应潮流啊，像河冰的融解。他很纯朴啊，像未经加工的木材。他内心谦虚啊，像个空谷。他含蓄混厚啊，像一池浊水。这池浊水，静一静就慢慢地清了。这个空谷，动一动就慢慢地生出东西。保持这种处世之道的人，不肯自满。正因为他不自满，所以能够在失败之后，又能得到新的成功。

十六章

【原文】

致虚极，守静笃。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，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全，全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没身不殆。

【译文】

道家的学者要做到心虚无欲，达于极点。保持清静无为，作到坚定不移。万民都在活动，我要看他们有往有复。万民纷纭众多，各应回复到他们的根本。回复到根本，则无欲无知，不争不乱，这叫做平静。平静是人们回复自然赋予人类的德性，这叫回复天赋。回复天赋，可以致太平，这叫做社会永恒法则。懂得社会永恒法则，叫做明。不懂得社会永恒法则而胡搞，则凶了。懂得社会永恒法则，就要用它。用它才能做公侯，才能做帝王，才能合于自然，才能合道，才能长久，直到老死没有危险。

十七章

【原文】

太上，不知有之；其次，亲而誉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悠兮其贵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我自然。

【译文】

最好的国君，百姓只知道有他存在。次一等的国君，因他有所作为，有的百姓亲近他而且称赞他。再次一等的国君，百姓惧怕他。最次一等的国君，百姓侮辱他。因为他的信用太不够了，所以百姓都不信任他。治国用不着这些，静默吧，岂在于重视言语的说教呢？所以最上等的国君，实行无为的政治，功成业就，百姓都说“这是我们自己作到这样的”。而觉得国君对他们没有什么作用，只知道有国君存在而已。

十八章

【原文】

大道废，有仁义；智慧出，有大伪；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；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

【译文】

人类社会的大道被废弃了，才有人提倡仁义德行。智慧产生了，才有人做出来大的诈伪。六亲不和，才有人要求子孝父慈。国家昏乱，才有人奖励忠臣。

十九章

【原文】

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此三者，以为文，不足，故令有所属：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，绝学无忧。

【译文】

消除聪明，抛弃智慧，则人民得到百倍利益。消除仁，抛弃义，则人民返回本有的子孝父慈的品德。消除技巧，抛弃私利，则盗贼就没有了。用这圣智、仁义、巧利三样东西，作为文治法度，是不足以治国的。故在政治上要使人们另有所属意，那就是使人们推重纯素，保持质朴。减少私心，减少嗜欲，弃绝学习，能作到以上五事，就没有忧患了。

二十章

【原文】

唯之与阿，相去几何？善之与恶，相去若何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，其未央哉！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。我独泊兮，其未兆；沌沌兮，如婴儿之未孩；傚傚兮，若无所归。众人皆有余，而我独若遗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！俗人昭昭，我独昏昏。俗人察察，我独闷闷。澹兮其若海，飏兮若无止。众人皆有以，我独顽且鄙。我独异于人，而贵食母。

【译文】

唯与阿，本皆答应声，起初只有恭慢之分，相差不多，其发展则有善恶之别，相差成什么样子？太远了。人们所怕的罪恶，我也不能不怕。众人都欢欢乐乐，像吃太牢的宴席，像登临春天的亭台。而我独漂泊啊，没有预料到；奔走啊，没有终了；生活波动啊，像在大海一般；身世飘荡啊，像被大风吹个不停；纯朴啊，像不会笑的婴儿；疲劳啊，像无所归宿。众人都智慧，我独愚昧。众人都清明，我独混浊。众人都才能有余，我独像才能贫乏。众人都有用处，而我独笨拙而又鄙陋，没有用处。我独与人不同，而重视靠母亲吃饭，即吸取道的营养。我是愚人的思想吧！

二十一章

【原文】

孔德之容，惟道是从。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今及古，其名不去，以阅众甫。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？以此。

【译文】

有大德之人的行动，只有遵循大道的自然规律。道这个东西，是恍恍惚惚的。惚惚恍恍之中，有它的形象。恍恍惚惚之中，有它的实质。渺渺茫茫之中，有它的精神。它的精神是很真实的。真实中有它的信验。我从今及古，称它为道，这个名称是不会消除的。道乃产生天地。天地乃产生万物。我何以知天地产生万物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有规律性的道。

二十二章

【原文】

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洼则盈，敝则新，少则得，多则惑。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不自见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长。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古之所谓“曲则全”者，岂虚言哉？诚全而归之。

【译文】

处理事物，能弯曲则将能保全。能委屈则将能伸张，地低洼则将转为平满，物破旧则将转为重新。人对于财物，少则可得而有之，多则将迷惑而尽失之。圣人掌握这个道术，做为天下的模范。他不自我表现，所以高明。不自以为是，所以显著。不自夸耀，所以有功。不自骄满，所以长久。正因为他不争，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和他相争。古人所谓“曲则全”一类的话，岂是空话吗？事实上不是空话，是真能以保全的结果还给他的。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自然之道。

二十三章

【原文】

希言自然。故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孰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？故从事于道者，同于道；德者，同于得；失者，同于失。同于道者，道亦乐得之；同于德者，德亦乐得之；同于失者，失亦乐得之。

【译文】

狂风刮不了一个早晨。暴雨下不了一个整天。谁搞起狂风暴雨？是天地。天地搞

的狂风暴雨尚不能持久，而况人的狂暴行动！人不要效法狂风暴雨的摧残万物，而要效法道、德与自然的生养万物。所以从事于道的人，所作所为就与道相同。从事于德的人，所作所为就与道相同；从事于自然的人，所作所为就与自然相同。与道相同的人，道也乐于帮助他；与德相同的人，德也乐于帮助他；与自然相同的人，自然也乐于帮助他。

二十四章

【原文】

企者不立；跨者不行；自见者不明；自是者不彰；自伐者无功；自矜者不长。其在道也，曰：馀食赘行。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

【译文】

翘起脚跟的人，不能长久站立；张股跳跃的人，不能长久走路。自我表现的人，不算高明。自以为是的人，不能显著。自我夸大的人，没有功劳。自骄自满的人，不能长久。在道术方面来说：“有的人有剩余的粮食和剩余的衣服，有些人就憎恨他。”所以有道术的人不处于有剩余的地位。

二十五章

【原文】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字之曰“道”，强为之名曰“大”。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【译文】

有一个东西，混合成为整体，在有天地以前就产生了；空虚无形，独立而不依附任何东西，没有消长存亡；自身循环运行，而不停息；可以做天地的母体，产生了天地，包育着天地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给它一个称号叫做道。它是很难形容的，我勉强把它形容一下，说它是大的，说它是运行的，说它是永远运行的，说它是循环运行的。所以道是大的，天是大的，地是大的，人也是大的。宇宙间有四个大，而人占其中一个。人要效法地，效法天，效法道，就是效法自然，遵循自然的规律，而不做作。

二十六章

【原文】

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。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。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。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？轻则失根，躁则失君。

【译文】

重是轻的根本，轻要附属于重。静是躁的主宰，躁要受静的支配。所以明智的侯王

整天走路，不离开有篷壁的车。因为有围墙官室的保卫，故能安全地住着，超脱没有忧虑。为什么作为有万辆兵车的国王，竟至以自己可贵之身，轻举妄动于天下！轻举则失其所以为根本，妄动则失其所以为宰。

二十七章

【原文】

善行，无辙迹；善言，无瑕谪；善数，不用筹策；善闭，无关键而不可开；善结，无绳约而不可解。是以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；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。是谓袭明。故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师；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资。不贵其师，不爱其资，虽智大迷，是谓要妙。

【译文】

善于行路的人不留车辙马迹。善于谈话的人没有疵病。善于计算的人不用筹码。善于闭门的人不用门闩，然而不可弄开。善于结合的人不用绳索，然而不可解开。因此，圣人既有此五善，又常善于挽救人，所以没有废弃的人；常善于挽救物，所以没有废弃的物。圣人光明，人与物也光明，这叫做两方面光明。所以善人是不善人的教师，不善人是善人的学生。如果不善人不尊敬他的教师，善人不喜爱他的学生，虽然很聪明，却是大糊涂。这个道理就叫做幽深精妙。

二十八章

【原文】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。为天下溪，常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复归于无极。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复归于朴。朴散则为器，圣人用之，则为官长，故大制不割。

【译文】

作为一个有道之士，知道自己是雄健的，却甘自居于雌弱的地位，做天下的水沟。做天下的水沟，原有的德性就不会离散，又回复到婴儿的天真。知道自己是洁白的，却甘自居于污黑的地位，做天下的法式。做天下的法式，原有的德性就不会缺损，又回复到人类的原始。知道自己是荣乐的，却甘居于卑辱的地位，做天下的空谷，原有的德性，就能保持充足，又回复到上古的纯朴。上古纯朴之道被破坏后，乃出现控制人的工具。只有圣人能运用人民的纯朴，无知无欲，乃可以做为官长。所以大的治术是对人民的纯朴无所伤害。

二十九章

【原文】

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吾见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，不可执也。为者败之，执

者失之。是以圣人无为，故无败；无执，故无失。夫物或行或随；或嘘或吹；或强或赢；或载或隳。是以圣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【译文】

有的人将要取天下，而有所作为，我预见他是得不到的。天下是神圣的器物，不可以有所作为，也不可以用力来掌握。如果要有作为，就要搞坏，要用力来掌握，就要失掉。

一切事物，都存在矛盾，有的走在前头，有的跟在后面；有的气势炎热，有的处境寒凉；有的坚强有力，有的软弱无力；有的乘在车上，有的坠在车下。总之，前者是富贵者，后者是贫贱者。富贵者常常因骄奢淫乐，变为贫贱者。因此，圣人坚决不淫乐、不奢侈、不骄傲。

三十章

【原文】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，其事好还。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。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善有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强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骄，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强。物壮则老，是谓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【译文】

用道家学术辅佐人君的人，不用兵力逞强于天下。用兵这件事，最容易得到报复。因为军队驻扎的地方，田地荒芜，荆棘丛生。大战以后，必定有凶荒的年岁。善于用兵的人，战胜便罢休了，不敢争取强霸，战胜不要自满，战胜不要自夸，战胜不要自骄，战胜乃出于不得已，战胜不要争取强霸。凡物强壮了就要衰老，若违反此规律，妄自逞强，这叫做不合于道，不合于道就要提早灭亡。

三十一章

【原文】

夫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。胜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。夫乐杀人者，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。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将军居左，上将军居右，言以丧礼处之。杀人之众，以悲哀泣之，战胜以丧礼处之。

【译文】

兵事是不吉祥的事物，不是君子的事物。不得已而使用它，以存心平静、淡薄为最好。战胜不要自美，如果自美，就是喜欢杀人。喜欢杀人的人，就不能得志于天下了。正因为兵事是不吉祥的事物，有些人就憎恶它，所以有道的人不依靠它。君子平居以左边为贵，用兵时则以右边为贵；吉事以左边为上，凶事以右边为上。军礼，偏将军在左边，上将军在右边，这是说用丧礼来对待。战时官兵被杀的众多，要以悲哀的心情对待之。战胜了，要用丧礼来处理这个胜利。

三十二章

【原文】

道常无名、朴。虽小，天下莫能臣。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宾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民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将知止，知止可以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犹川谷之于江海。

【译文】

道本来是没有名称的，这个自然物，虽然微小至于无形，然而天下之大没有不服从它的。侯王如果能遵守道的规律，万民将要自动地归附他。天地合作，从而降下甘露，没有谁下令分配，而人们都公平地受到甘露的润泽。这就是道的作用。我开始给它创造个名字，称它为道，它就有了名字了。它既有了名字，侯王也将会认识它。侯王能认识它，遵守它的规律，就可以使国家太平，没有危险。打个比喻，道在天下，天下任何事物，莫能相比。如同川谷之于江海，不成比例。

三十三章

【原文】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知足者富。强行者有志。不失其所者久。死而不亡者寿。

【译文】

善于识别人的人，可谓智慧。善于认识自己的人，可谓明通。战胜别人的人，可谓有力量。战胜自己思想弱点的人，可谓坚强。知足的人，才能感到自己富有。坚持自己行动的人，就叫做有志气，不丢掉其所执守的人，就能长久相安。其人虽死，而他的道德功业、学说等，并未消亡，而被人念念不忘，就可以称他为长寿。

三十四章

【原文】

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，功成不名有。衣养万物而不为主，常无欲，可名于小；万物归焉而不为主，可名为大。以其终不自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【译文】

大道是普遍存在的，岂可以说它在左边，或在右边。它是无处不存在的。万物依靠它而生存，而它不去管理，它生长万物的功已成，而不称为己有。它包容养育万物，而不做主宰，它永远没有私欲，其实也没有形体，可以称为小。万物都依靠它，而它不做主宰，可以称为大。由于它始终不自以为大，故能够成其为大。

三十五章

【原文】

执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太。乐与饵，过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无味，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，用之不足既。

【译文】

有道的侯王掌握着大道的规律，则天下人都去归附他了。天下人都去归附他，他不加伤害，国家乃能平安通顺。谁家有美的音乐与美的食品，过客都要停住脚步，听一听，闻一闻。可是这个道，与乐饵不同，它从口里讲出来，是淡淡然没有滋味的，要看它不可以看见，要听它不可以听到，然而要用它是不可用尽的。

三十六章

【原文】

将欲歛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。是谓微明。柔弱胜刚强。鱼不可脱于渊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

【译文】

对于有的人事问题，欲要收敛他，必先暂且扩张他。欲要削弱他，必先暂且加强他。欲要废除他，必先姑且抬举他。欲要夺取他，必先暂且给予他。这叫做微妙而又明通的道理。这种先予后取的作法，看来首先是柔弱的，但是，柔弱却能战胜刚强。这并不是说，自己只有柔弱而无刚强，相反的是刚柔相济。自己的刚，要隐蔽在柔之中，不可暴露，比如鱼不可脱离水，因为水是鱼的生存条件。国君的政权不可显示给别人，因为政权是国君的生存条件。一经显示于人，就没有力量了。

三十七章

【原文】

“道”常无为而无不为。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镇之以无名之朴，夫将无欲。无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

【译文】

道永远是不做作的，然而它能生养天地万物，则又无所不能作为。侯王如果能遵守道的自然规律，保持人类的自然状态，而归于无为，则万物将要自己生长变化，而归于无所不能作为。人们在生长变化中，物质生活的欲望可能发生，我将要用“无名之朴”来镇定他们，使他们都过着朴素的生活。既然用“无名之朴”来镇定他们，他们也将要没有欲望了。人们没有欲望，因而就能安静，天下将会自然太平。

三十八章

【原文】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上德无为而无以为；下德无为而有以为。上仁为之而无以为；上义为之而有以为。上礼为之而莫之应，则攘臂而扔之。故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乱之首。前识者，道之华，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处其厚，不居其薄；处其实，不居其华。故去彼取此。

【译文】

具有道家修养而有上等品德的国君，不要仁义礼智等品德，所以才保有自然的品德。下等品德的国君，掌握仁义礼智等品德而不失掉，所以就没有自然的品德。上等品德的国君，不做作，可是没有什么作不到的；下等品德的国君，强调做作，可是有许多事作不到。最讲仁政的国君，他的有为是在人剥削人的制度下推行爱人的仁政，主张减轻剥削，而对他自己，还无所用心，无所思维。最讲义政的国君，他的有为是在人剥削人制度下，推行辨别是非、区分善恶的义政。所谓“义政”之中，也包括剥削，对于他自己是有所考虑的，是有自为之心的。最讲礼制的国君，他的有为，是推行人剥削人的强迫制度，如果有人不服从，就用刑罚来强迫，甚至对待不服从的人，撻起胳膊，挽起袖子，强拉过来，加以处理。上古有些人抛弃了“道”，而后提倡“德”。“德者道之用也”。以后奴隶主抛弃了“德”，而提倡“仁”。以后奴隶主又抛弃了“仁”，而提倡“义”。以后奴隶主又抛弃了“义”，而提倡“礼”。礼，包括了法律制度。礼制的出现，是忠信稀薄的标志，是动乱的开头。至于一些有先见之明的智者，不过是道的花朵，愚昧的起点。因此，大丈夫要处身于忠信丰厚的环境，而不处身于忠信稀薄的环境；要处身于大道的果实地位，不处身于大道的花朵地位。所以要去掉花朵那一方面，争取果实这一方面。

三十九章

【原文】

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以清；地得一以宁；神得一以灵；谷得一以盈；万物得一以生；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其致之也：谓天无以清，将恐裂；地无以宁，将恐发；神无以灵，将恐歇；谷无以盈，将恐竭；万物无以生，将恐灭；侯王无以正，将恐蹶。故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是以侯王自称孤、寡、不谷。此非以贱为本邪？非乎！故致数舆无舆。是故不欲琬琰如玉，珞珞如石。

【译文】

古来得到这个一的：天得到一，因而清明；地得到一，因而安宁；神得到一，因而灵验；河谷得到一，因而水满；万物得到一，因而生存；侯王得到一，因而做天下的君长。将推究其理，天若不得道，天就没有清明，将会崩裂；地若不得道，地就没有安宁，将会塌陷；神若不得道，神就没有灵验，将会消失；河谷若不得道，河谷的水就不会满，将会枯竭；万物若不得道，就不能生存，将会灭亡；侯王若不得道，就不能作为君长，将会垮台。贵人以贱人为根本。高官以下民为基础。所以侯王自称“孤”、“寡人”、“不谷”，原意在于以谦虚的态度，争取臣民的拥护与辅助，这就是他们以贱人为根本的理由吧？不是吗？那就看他们

子

部

老

子